

## 那些年,我在部队“追”电影

李动

说起年轻时离家独立谋生,很羡慕插队和农场职工,虽然农活与训练都很艰辛,但他们的集体生活是“男女搭配”。而部队,尤其是基层中队,都是清一色的光头,年轻力壮,生猛阳刚,但也难免有点寂寞。为了活跃官兵们的业余生活,部队里每周六晚上在足球场放映一次露天电影,这是最受官兵们欢迎的节目。

平时喜欢运动的战士白天打篮球、玩乒乓球,或下象棋,晚上就去找老乡聊天,这些就是当兵的娱乐总汇。我平时业余生活主要是听半导体、看书,偶尔学着写些小诗和散文。

1976年我到部队后,看过《难忘的战斗》《长征组歌》等。爱屋及乌,我还抄写过李双江演唱的《闪闪的红星》插曲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,李明演唱的《难忘的战斗》插曲《迎着风雨去战斗》,以及马国光、马玉涛、耿莲凤等演唱的《长征组歌》等,也有几部老片,譬如《上甘岭》插曲《我的祖国》、《英雄儿女》插曲《风烟滚滚唱英雄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插曲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等,似几缕光亮照进现实。

每逢周末的晚上,我们都集中到足球场看露天电影,师部宣传科邵科长率领几位放映员早早架好银幕和放映机。如血的夕阳下,一排排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,喊着“一二三四”整齐的口号,唱着嘹亮的军歌,穿过高大的白杨树,来到足球场。

新兵教导队队长喊罢“立定”口令,便跑步来到邵科长前,一个标准的军礼,

朗声报告:“报告,教导队集合完毕,请指示。”邵科长还一个军礼,操着南方沙哑的普通话:“教导队入场。”

后来,禁令解除,佳片重播。部队每周播映两部电影。尽管北国冬天冰天雪地,夜晚更是寒风呼啸,但为了看电影,战士们穿上黑皮衣和大头鞋,戴上雷锋帽,再冷的天也不怕。印象深的影片有《大浪淘沙》《永不消失的电波》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《红楼梦》等,最喜欢的影片是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和《早春二月》。没想到20世纪90年代初,会与心中偶像艺术家孙道临合作创作电影剧本,并与其妻子、越剧《红楼梦》林黛玉的扮演者王文娟相识,这是后话。

部队放映的电影,多是老片,或新上映的国产片。那时,外国进口影片接连上映,部队一般看不到。我与几位上海籍老乡星期天经常进城看外国电影。最早看的外国影片是1978年初冬的早场电影,与同寝室的小卢一大早起赶到徐州城里,看的是日本影片《追捕》,故事曲折精彩,一波三折。冷峻坚毅的杜丘和浪漫多情的真由美之间的爱情,更是令人又惊讶又羡慕,从此爱上了日本影片。

紧接着上映日本影片《望乡》,讲述了妓女阿崎婆传奇而心酸的故事。我因买不着票又等不到退票而着急,电视台正在播放,可等我赶到,电视机前早已围满了观众,我只能站在人群后面,不断地移动脑袋寻找最佳视线。

部队转场到济南后,我与小蔡几乎每周都要进城过“过瘾”。我们身着一身65式绿色军装,揭去领章,手持1角5分钱角票,在影院门口等退票。看我们是军人,常有观众主动退票给我俩。某个星期天上午看了日本影片《砂器》,中午到面馆吃碗面条,下午再回到影院继续看外国影片。看罢准备返回时,路过一家影院,发现上映的是美国影片,于是决定等退票,那天电影散场时,已是暮色四合。

有次部队大礼堂放映美国大片《中途岛事件》,规定是分队以上的干部观看,虽有铁的纪律,但我与小蔡实在经不住外国“内部大片”的诱惑,不顾三令五申,来到大礼堂,沿着礼堂周围找空隙。突然发现厕所窗口洞开,就不顾一切爬上窗口钻了进去。见礼堂里已黑压压地坐满了人,便摸到舞台后,从银幕背后反着看,很快就适应左手敬礼和开枪的动作,并沉醉其中,早已忘了必须提前溜之大吉。

至剧终,礼堂的灯刷地亮了,参谋处长见座位边的走道上挤满了溜进来的战士,命令各大队长门口领回自己的战士,严肃处理。这时,我才后悔不该溜进来。

正忐忑不安之际,某团机务大队的吴大队长走过来,见是上海老乡,对门卫说:“是我们大队的,交给我来处理吧。”

我们胆战心惊地随吴大队长来到门外,他挥手让我们俩赶紧走。对吴大队长网开一面的放行,我至今心存感念。

这个世上,有趣味的事儿很多,我们没有必要躲在太阳的阴影里去自饮悲伤。

午间和同事散步,太阳照在脸上,晒在背上,热乎乎的,很舒服。感觉,世上再美好的时刻,都不如这一刻,再幸福的事儿,都不如这免费的温暖更幸福。

日子有好有坏,大戏有始有终。何况,人生本来也没有什么大戏,都是一场场的小戏而已。

唱完这出,就去唱下一出,戏不出彩年年唱,彩头儿,彩劲儿就布满了人生旅途。

回头望,我们演过的戏都挺有意思,每个日子,也都是有意思的小日子,没有什么特别。

## 每个日子都不特别

杨福成

总以为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,但是,一点没有。

书还是那本书,一个字都没有少,也没有多。

树还是那棵树,冬天了,它光秃秃的,一片叶子没有,但是,枝干还是那么几条,和昨天相比,没有多,也没有少。

还有池塘边的那块大石头,硬硬的,没头没脑,昨天是,今天依旧是。

所谓日子的差别,只是个人认为而已,自己内心的感觉而已。你不说,别人不会知道,你说了,别人也不会懂得。

所以,每个日子都不特别,不要相信上帝的恩赐,也不要相信魔鬼的蛊惑。

日子还是那个日子,没有什么特别。

明早,太阳升起,去爬山,去赏石,去找朋友喝茶,去到荷塘边,回味蛙声,看残荷倒影……

## 万水携沙,江口成陆

王斌

城北以这些高山峻岭和淮阳丘陵等与黄河和淮河流域为界;有横断山脉的云岭、大理鸡足山、滇中东西向山岭、乌蒙山的红土,因为长江流域南以这些连绵山脉和苗岭、南岭等与澜沧江、元江(红河)和珠江流域为界;有武夷山、石耳山、黄山、天目山等流沙泥水,因为长江流域东南以这些山岭与闽浙水系为界;有淮河流域的营养土,因为长江三角洲北部地形平坦,水网密布,淮河大部分水量通过京杭大运河汇入长江,并以通扬运河附近的江都至桥茶公路为界;有杭嘉湖平原的扬尘尘埃,因为长江三角洲南部以杭嘉湖平原南侧丘陵与钱塘江流域为界等等。给我感觉,长江沿途6300多公里的山山水水,最终在上海市崇明岛附近汇入东海,“远似银藤挂果瓜,近如烈马啸天发”,一路上气势磅礴,给崇明岛带来了干流横跨1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,数百条支流延伸至南北8个省、自治区部

分地区,总共19省域、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五分之一的沃土沙砾,形成了年轻而古老美丽的江口岛屿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崇明岛并不仅仅是上海市的崇明区,而是全国的崇明岛!

崇明岛成陆历史有1300多年,面积1269.1平方公里。也就是说,平均每年成陆约一平方公里。我们从崇明岛的形成,既可以看出大自然的博大,它汇集了全国两成面积水土流失,作为对海口口的无私馈赠;又可以领略大自然的威力,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积沙成岛,调适着河流的生态,使之生生不息,“雄浑壮阔七千里,通络润滋亿万家”!同时,更让我们懂得,贯彻国家生态保护战略,以战略眼光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,不但使之成为上海重要的生态屏障,而且对长三角、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这是我参加此次采风活动的最大收获。

## 酱油

钟穗

的,有密封的。尚未进门,便先闻到一股由酱油、老酒、酱菜、萝卜干……各具其味又相互渗透的混杂气息,口水便不由自主地止不住了。

窄小的店堂后面,有一个宽阔的后院,里面并排放着几口深褐色的大缸,正中间贴着用红纸书写的大大的“酒”字、“酱”字。缸底有一小部分是嵌入地下,像是把根扎在了这家有些历史的老铺子上。那斑驳老旧的木质柜台对儿时的我来说,显得有些高,站到柜台前,刚刚露出半个脑袋。只能一手举起空瓶,另一手捏着钱使劲摇晃,嘴里喊道:“给,打酱油。”

老板接过钱,将瓶子放到酱油缸边,拿起漏斗,对准瓶口,插入瓶颈。而后,揭开缸上的蒲盖,当即便一阵饱满悠长,好像会呼吸似的浓浓酱香扑鼻而来。

过去打酱油并不称重,柜台一旁的案板上,从大到小依序摆放着一排竹制量

斗,老板会按顾客付钱多少取下合适的量斗。但闻“扑通”一声闷响,那柄端着弯钩的长长量斗,被直上直下地伸进酱油缸,舀满后,小心翼翼地慢慢提起,凌空一倒,量斗中的深红色酱油便淅淅地注入漏斗之中,再顺着瓶口缓缓而下。最后,老板把漏斗在瓶口磕两下,酱油就算打完了。

买酱油的我,每次视线总是随着老板的手上下移动着。看他从缸里舀酱油,看他倒入漏斗,再看着酱油一点一滴注入瓶子,眼睛都不眨一下,生怕量斗没有提满,或量斗底倒不干净。

等老板拧紧瓶盖,用绳子将瓶身打结系牢递过来后,我一手拎着那满瓶不动半瓶晃的酱油瓶,气喘吁吁而又小心翼翼地朝家里走,仿佛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

然记得有一回,已经快到家时,一不留神惨遭巷口的大白鹅袭击,脚底下一跳一滑,手上一松,兵里哪当,瓶子掉地,粉身碎骨,酱油立时溅成鲜艳的图案。只得回家问外婆拿钱后,再跑一趟酱油店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,散装酱油逐渐被各

## 爱阅读的外卖小哥

刘希

那天和朋友出去吃饭,从餐厅出来,看到一个外卖小哥,他坐在电动车上,正低头看着什么。朋友不禁大声感叹:“这年头,谁都离不开手机,到处都是低头族。”我也以为外卖小哥盯着手机玩游戏,没想到经过他身边时,才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,津津有味地阅读着。我不由得心生一动。要知道,我有好久没有看纸质书籍了。而且,在这大街上看书,还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

刚说的话,估计外卖小哥也听进去了,朋友觉得误解了外卖小哥,很不好意思,我赶紧打圆场:“现在刷手机的人太多了,能静下心来看书的人,如凤毛麟角了,我要为这个外卖小哥点一万个赞。”听到我的夸赞,外卖小哥抬起头来,对我们友好地笑了笑。然后,他说,这家餐厅的生意很好,每天配餐要等好久,他觉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在这个等配餐的过程中读点书,于是拿出书来看一看。他还向我们介绍,这本书写得很精彩,他看了不下三遍,每次都沉浸在其中,越看心境越豁达,觉得能读上这一本书,是他人生的一种幸运。

聊着聊着,竟然得知,我和外卖小哥居然在一个小区住着。我们加了微信,对

他了解得更多了。说是外卖小哥,其实他也老大不小了,40多岁的年纪,上有70多岁的老母,下有两个孩子,大宝在读高中,小宝念初中,正是需要钱的时候,他原先在外地打工,工资还不错,但离家远,照顾不上家人,后来听说,做外卖小哥挺能挣钱的,于是兴冲冲地跑回家来,做起了外卖小哥。虽然辛苦,但收获还不错。他对这个工作还是很满意的,收入和打工时差不多,还能照顾一家老小,他觉得挺幸福。

他坚持看书好些年了,每个月都会阅读好几本书。为此,他还办了图书馆借书卡。但做外卖这行,时间紧迫,闲时少,于是他想到,利用等配餐的空当,进行碎片式阅读。好在,也没有人笑话他。

笑他干嘛,人们只会佩服他。大家看到他在三轮车上看书,只会反省。如今,我们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,一天到晚刷手机,看视频,看八卦,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看书的。连外卖小哥都利用空当看书,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看书吗?

外卖小哥用行动告诉我们,真想读书,做啥职业都不是事儿,真想看书,时间场所都不是事儿。



美丽的草原

马凌云 摄

華子風

张斌书

## 遥望千年银杏树

桑明庆

立冬后,趁着天气尚好,我们一行相约前往太行山脚下的西张村观看千年银杏树。

银杏树位于西张村西北角,为了保护这棵千年古树,当地群众用砖垒砌了一个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四方小院,把它围了起来,小院起名“长寿苑”。由于防疫需要,“长寿苑”闭园,因此我们只能隔墙遥望。

在“长寿苑”大门旁边,我们看到一张“林州古树名木保护卡”,上面记载这棵银杏树树龄为1100年,属于一级保护级别。

隔墙遥望,冬日下的千年银杏树,活像一位穿戴金盔金甲威风凛凛的大将军,用它那高大威武的身躯,守护着一方万家灯火。由于已是初冬,树上的金黄银杏叶子已落下不少,不时还有落叶在随风飘逸,像是一只只金色的蝴蝶翻飞着落到地面。树下已是金黄一片,像是铺就了一层厚厚的金色地毯。

好在围墙不算太高,我这个高个子在脚下垫几块碎砖,再踮起脚尖便能看到院中银杏树的全貌。主干大概有一层楼高,约莫有五六个人手拉手才能把它围起来。主干然后又分成了三支分干,每支分干约需要三个人才能合抱,再往上便是千万枝错综复杂,纵横交错,长短结合,粗细搭配直上云天的枝枝丫丫。这枝枝丫丫构成了一个硕大的树冠。

这一根擎天巨柱的主干,三足鼎立的分干,万条触天摩云的枝丫,完美地组成了千年银杏树坚强、梦幻、诗意的身躯。它浑身上下像是拧成一股强大的力量,给人苍劲而有力、浑厚而蓬勃的感觉。你看那树冠上的枝条,有的伸向左右,有的张扬在前后,有的直插云海。它们挥舞着臂膀,在方圆几十米的空间傲然屹立,展示着生命的力量,抒发着千年长寿的情感。

站在墙外,举目遥望这棵古树,它那

灰褐色的树皮之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裂痕。这道道裂痕收藏了千年的风霜和无限的沧桑。1100年前,正是我国唐宋初的五代十国时期。五代十国时期,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。想必这棵银杏树,艰难地度过了那个分裂动荡的年代,然后披霜戴雪一路走向大宋王朝。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、文化教育、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。它形成的宋词至今无法超越。陆游、文天祥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李清照、辛弃疾等文学大家,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创作。不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否入过葛绍体的法眼,使得他的《晨兴书所见》一诗“等闲日月任西东,不管霜风著鬓蓬。满地翻黄银杏叶,忽惊天地告成功”,现在读起来让人依然有很多感慨。只可惜我们不能走进园中,不能与这棵千年银杏树零距离接触,不能用手抚摸一下它那沧桑的肌肤,感悟一下千年的岁月。如果抚摸一下,兴许还能触摸到宋词的雅韵。西张村有幸,能把这棵千年银杏树揽在怀中,足不出户便可领略大宋王朝的风韵,真是欣欣欣哉啊!

站在远处遥望,在蓝天和冬日的映照下,在巍峨的太行山村托之下,这棵千年银杏树显得更加挺拔,更加苍劲有力。它的枝和干像是生铁铸就的一样,不屈不挠伸向四野,粗干细枝中尽情体现出无穷的生命张力。千百年来,它耐得住寂寞,扛得住自然灾害和战火的纷飞,在太行山下这个偏远的地带,顽强地生存了下来,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。春风中,它与飞舞的柳枝争宠,不与怒放的百花斗艳。夏日里,它生机勃勃,成簇而生的小叶子日甚一日,很快就长成浓荫一片,宛如华盖,使人在酷暑炎日下感受到难得的清爽和惬意。当秋风阵阵,霜意渐浓时,它把最美的身姿展现给大自然,一树葱绿的叶片染上金黄的色彩,落叶如金蝶纷飞,洒金遍地,往往会惹动人们从成熟的角度来欣赏银杏的内在美。在寒气逼人的隆冬,落叶飘零的古树自敛淡定,静心等待着来年的春雷炸响。

遥望千年银杏树,我在想,如果它入画,便是一幅撩人心醉的风景;它入诗,便是一首飞跃八千里太行激昂的诗章;它入心,便是一坛酿造千年的醇香老酒。我想,现在西张村的千年银杏树,已不是一处简单的风景,它已成为一种坚强、挺拔、刚毅的象征,已成为人们心灵皈依之处。